

容闳记忆中的洪杨之役

1859年秋天，回国后一直奔走不定的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与几位传教士去南京访问，此时此刻的南京已处于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控制之中。作为近代中国留美取得名校学位的第一人，容闳满腔热血回国效力，却似乎报国无门，便想去南京考察一下太平军的性质，看看他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清王朝。

容闳回国后曾在广州目睹两广总督叶名琛为压制一场可能的民众抗议，而大开杀戒，大约七万五千民众被屠杀。对于太平天国起义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民众抗议，容闳认为最主要的根源是政府行政机构的腐败。他在晚年回忆录中说：

整个官僚组织千疮百孔，由上到下都行贿成风，美其名为“馈赠”，实际上就是贪污受贿。其次，官吏无止境地剥削老百姓，积累起他们个人的财富。最后，贪污行贿和剥削人民，就产生了必然的后果。换句话说，整个机构是一个庞大的欺诈舞弊组织。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容闳对于作为一种民众自发政治反抗的太平天国起义，是持理解和认同的态度的。而太平天国运动不同于传统中国农民起义的独特面相，即其浓厚的基督教背景，则更让深受基督教文

化影响的容闳产生一种心灵上的亲和感。

容闳认为正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带到中国的宗教，使这次民众抗议得以凝聚和延续：

他们的基督教知识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和当地教徒及《圣经》贩子，获得的固然是极为肤浅的初步知识，但是宗教真理的力量终究是伟大的，这个潜力足以使单纯的男子和具有宗教倾向的妇女成为视死如归的英雄。当政府要采取断然处置，以迫害为最终手段来消灭这个团体的时候，就屡屡出现过这种狂热人物。他们和官军交战时，既无枪炮，也无弹药，只有扫帚把、连枷和耙子等。就凭这些粗笨的农具，把官军赶得四处逃窜，如同疾风扫落叶一般。这是深深埋藏在他们心底的宗教热忱和火热的感情使然。

容闳没有亲历过太平军的实际运作机制，不明白基督教是如何与传统中国的怪力乱神、等级秩序等奇特地扭结在一起，构造了太平军既异常狂热又极度恐惧的心理共同体。因此，他也就难以解释，为何这样一场起源于基督教的农民起义，无论是在太平军定居十年之久的南京，还是发源地广西，都没有遗留下基督教的痕迹。宗教的因素显然被他高估了。

而对于如此蓬勃的太平军起义为何如此迅速地兵败如山倒，容闳觉得是太平军在经过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的进军之中，沿途吸收的士兵缺乏真正的宗教信仰所致。在容闳看来：

这些新入伍者都是些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这群乌合之众，不但没有增强战斗力，反而成了拖累，明显地削弱了战斗力。这帮人既不懂纪律，又没有宗教信仰以遏制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到处烧杀抢掠。就是因为这些新参加者，太平军才丧失了威信，败于天津，被迫退守南京。在北方失败之后，他们的宗教特点和勇气都开始下降。

从以上的引述，我们似乎很容易得出容闳基本上是站在支持太平军起义的立场之上的结论，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心想为太平军提供建

设大计却遭逢“封爵”闹剧的容闳，随后通过友人的介绍，于1863年拜会了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在容闳的暮年记忆中，当时的曾国藩“极有才干，却为人谦和；思想开明，却稳健节制。他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一个最典型的贵族”。

就曾国藩平定的这场洪杨之役，容闳似乎有着与青年毛泽东同样的评价。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容闳在晚年的这册回忆录中如此评述曾国藩与洪秀全之间的这一场交战：

太平军的势力由1850年到1865年整整持续了十五年，被完全消灭，确不是一件小事。在它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给国家在财富上造成了不可言状的损失，使两千五百万人民在大屠杀中丧生。这次大叛乱的结束，给人民带来暂时的喘息之机。慈禧太后尤其应当感激曾国藩的才干，因为正是依靠他，叛乱才得以平息，国家秩序才得以恢复。当然，她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特封曾国藩为侯爵，以表彰他的功绩。但是曾国藩的伟大是不能衡之以爵位的：这主要不在于他克服了叛军，更不是因为他收复了南京，而是在于他的伟大品德——纯真而不自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思远虑的政治头脑和为官清正。

在这样的论述中，容闳发生了一个逆转，并且逆转前后似乎并无价值上的紧张感，他从支持民众反抗腐败专横的政治体制，转向拥抱国家，以国家的秩序和稳定为爱国主义的起点，进而认为这样一场战争失去了其政治上的正义性；容闳本来因为其对基督教文化的亲近，而对基督教背景深厚的太平天国起义，有着心灵上的共振，并以此作为变量，来分析太平天国起落盛衰的宗教因素，可当他在华蘅芳、徐寿、李善兰等科学家朋友的大力荐举之下，与曾国藩短短地会谈几次之后，他就为曾国藩的人格魅力所慑服，而曾国藩的人格显然是儒家文化所孕育和濡

养而成，可以说曾国藩在其时其地，已然成为被太平天国起义军冲击而危如累卵的儒家文化之象征性人物。那么，哪一个容闳才是最真实的？亲太平军的还是亲湘军的？亲基督教文化的还是亲儒家文化的？或许，在中国的容闳已然是一个心灵漂泊无根的异乡人了。